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名家 · 名篇 · 名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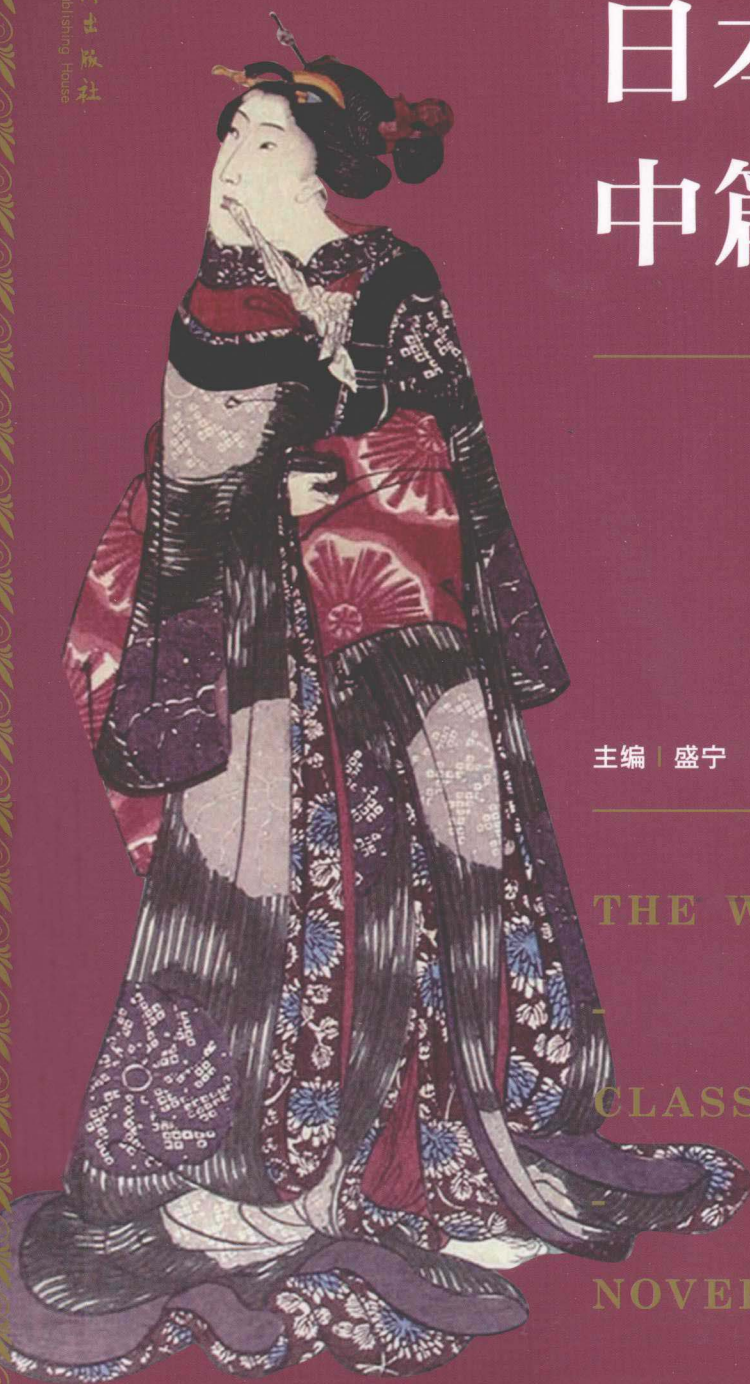
日本经典 中篇小说

主编 | 盛宁 选编 | 冯季庆

THE WORLD

CLASSICAL

NOVELLAS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名家 · 名篇 · 名译

日本经典 中篇小说

主编 | 盛宁 选编 | 冯季庆

THE WORLD

-

CLASSICAL

-

NOVELLA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日本经典中篇小说/冯季庆选编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12. 1

(世界经典中篇小说系列/盛宁主编)

ISBN 978 - 7 - 5039 - 5298 - 2

I. ①日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近代 IV. ①I313. 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73461 号

日本经典中篇小说

主 编 盛 宁

选 编 冯季庆

责任编辑 陶 玮

封面设计 姚雪媛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
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 84057666 (总编室) 84057667 (办公室)
84057691—84057699 (发行部)

传 真 (010) 84057660 (总编室) 84057670 (办公室)
(010) 84057690 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
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00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22

字 数 320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39 - 5298 - 2

定 价 39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盛 宁

十年前，我们曾选编过一套《世界经典短篇小说》，我在那套书的序言里说到，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，加之各种新兴科技手段和媒体形式的介入，人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方式，包括我们对所处世界的整个认识方式，都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。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，就是一些曾有过辉煌显赫历史的艺术形式无可挽回地式微衰落了，尽管我们费尽心力去抢救，它们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飞离我们普通人的日常视野，沦为仅供少数人观赏把玩的“藏品”。于是“文学已经衰亡”，“纸介印刷物必将被数字出版物取代”一类的哀歌，彼落此起彼地响彻文坛。

这些说法所引发的悲观情绪很快蔓延到了学界。记得那年美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J. 希利斯·米勒曾来华讲演，他很坦诚地诉说了自己五味杂陈的内心感受，那篇讲稿后来在美国著名学刊《辨析》上发表，他又将讲话稿的标题改为“废墟上的文学研究”，其悲悼之情溢于言表。

转眼十年过去。情况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？在千千万万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中，移动通讯手段的革命性更新拔得头筹。手机的普及，特别是集通讯、浏览、搜索等功能为一体的iPhone的问世，将2010年推入所谓的“微博”年。据最新统计，中国网民规模现已达到4.85亿，“微博”用户的数量则爆发增长到近2亿，成为用户增长最快的互联网应用模式。“微博”突如其来的出现，且规模如此之大，它立刻给大众阅读习惯带来

了谁也不曾料到的冲击。几乎就在一夜之间，这种带有“娱乐化”、“碎片化”特点的信息消费形式，变成了时下最流行的大众阅读方式。所谓“娱乐化”，就是阅读活动除实现信息传递的目的外，还带有一种搞笑逗乐的“狂欢”色彩；而所谓的“碎片化”，则是指人们在快节奏的日常生活中，利用各种活动的间隙或空当来完成阅读，使阅读一改过去那种连续、专注的特点，而变成一种时断时续、见缝插针式的消遣。

这样的一种阅读形式，对需要长时间静坐默读的长篇小说来说，显然是要排斥的。而从这个角度想下去，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似乎很快就没有了自已的位置。但实际情况却并没有糟到这般田地。说来也颇值得玩味，据美国全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历年的调查报告，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，美国青年和成人中阅读文学作品的读者比例接连二十多年持续下滑，17岁年龄段中完全不读文学书的人数，2004年比1984年足足翻了一番，达到了百分之二十左右；然而，2009年的调查报告称，由于各级教育机构的努力，18~24岁年龄段阅读文学书籍的人数竟在2008年出现了拐点，首次大幅度回升，增加了三百多万人。而中国的情况非但不像文学消亡论者所描述的那么悲观，甚至比上述美国报道更令人鼓舞。仅就最近十年的情况统计看，纸介印刷读物并未显出“退市”的意思，非但没有，这些年的全国图书出版总量还一直保持着10%左右的年增率，其中文学读物年增率也达到了9%。仅以2009年为例，文学类图书出版总数达25万种（其中初版新书为18万种），总码洋8.3亿元，居然还高于经济类的图书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再版文学书竟占了文学出版总量的四分之一，而据从事文学图书出版的人士说，再版书基本属于文学经典名著一类的“长销书”，也就是说，文学经典名著仍占据四分之一左右的文学类图书市场。

这一串数据有点枯燥，但至少可说明两点：其一，“文学”没有消亡。所谓“消亡”一说，实在是个伪命题。因为“文学”本是个后设的、集合性概念，它是对某一类你认为应该命名为“文学”的文字的界定，既然它的内涵是人为的，流变的，它能不断吐故纳新，所以也就谈不上消亡。而最终会消亡的，只是某个具体的文学形式（体裁、文类），这种文学形式由于存在条件的变化或丧失，则可能发生嬗变或消亡，但没准什么时候它又会重新萌生，中外文学史上可找到许多这样的实例。

其二，以往被笼统看待的大众读者群，现已按接受教育的层次、专业兴趣和审美品味等进一步分化为一个个“小众”读者群。这也就是说，尽管有相当数量的读者投靠新兴媒体，转而采取了网上浏览、微博短信一类新的阅读方式，但这个世界上仍还有相当数量的读者（其中也包括一部分网民读者）保持着通过纸介读物来获取资讯的传统阅读习惯，更何况网上读库中也搜罗了大量的纸介读物的电子版。对于这些电子版读物的读者来说，读物载体发生了变化，读物的内容却未变。由此看来，我们说文学类读物至今仍拥有相当大的读者群也没有什么不对。而每年有一大批文学经典或名著的再版，则说明新生代年轻人中仍有大批喜爱文学的读者，而新生代读者群的逐年更新则为文学经典的传承提供了保证。

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——文学经典仍有不小的市场，新生代读者对文学经典仍有相当大的需求，我们也就满怀信心地选编了这套“外国经典中篇小说”丛书。有读者或许会问，你们将选本称之为“经典”，那你们心目中的“经典”应该是怎样一个标准呢？坦率地说，有关“经典”的定义确实是众说纷纭，要找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界定还真有点困难。在我所看到的有关“经典”的各种界说中，我最欣赏的是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对“经典”所作十几条定义中的两条：“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；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。”前一条定义强调了经典常读常新的特点——经典必须经得起重读，因为它涵义隽永，因此总能新意迭出，让读者获得新的发现；而后一条定义则强调，经典提供的经验必须具有某种普遍、永恒的价值。它所讲述的道理，你也许在别处也曾听说过，但是你读后会发现，你原先所听说的那些道理，其实是由这部经典文本首先说出，而且它比任何后来者都表述得更加全面，更加深刻。

不过严格说来，卡尔维诺的定义或许更是一种对思想理论经典的概括，文学经典恐怕还另有一些自己的特性：它无意直接提出具有永恒意义的理论命题，它更擅长的是在想象的层面，通过故事的叙述和人物的刻画来表现带有普遍性的人类生存经验。因此，衡量和判断一部作品能否跻身于文学经典，最基本的一条必须要讲一个好故事，再就是要看作品是否塑造了扣人魂魄、令人过目不忘的人物形象。除此之外，文学还有另一个与其他类别不同的特点：它是一门语言的艺术。文学的“文”，

既是“人文”的“文”，又是“语文”的“文”。古语说：“言而无文，行之不远”。文学语言不仅是反映生活的语言，更应该是高于生活、能为生活效仿的语言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文学经典还必须在语言上具有示范的作用。我们现在的这个选本不是小说原作，而是译作。因此对译文的讲究、推敲，它是否忠于原作，能否再现原作的艺术风格，也就成了我们挑选作品时很重要、很实际的关注。

写到这里，读者或许会觉得我对眼下文学的处境并无太大的忧虑，甚至还隐隐流露出一丝激动或亢奋。其实，恰恰相反。尽管从出版数字看文学似乎还有不小的市场，然而我深知，文学在当今社会所发挥的作用，文学对读者所产生的影响，则与过去完全不可同日而语。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，我指的是，与广播、电视、电影、流行音乐、特别是现在的互联网这些媒体相比，今天的“文学”在影响人的精神面貌、价值观方面，在向人们的头脑中灌输想象这个世界的各种参照方面，已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发挥一种主导性的作用了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说文学已被彻底地边缘化了，这已是毋庸置疑的一个事实。这与文学是否还占有一定的市场实际上毫无关系，因为两者说的根本不是同一个层面的意思。

文学之所以会边缘化，其原因也不难找。主要就是因为“文学”在今天的商业社会中再也不能快速地带来直接的财富，因而遭到了冷落，说得再直白一点，就是“无用”。这些年，不止一次有从事文学研究的青年学者跟我说，他们为申请出国留学基金而去面试时，有些从事自然科学的专家评审官，往往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“你这搞文学的，出去有什么用？”毫无疑问，“文学”在他们眼里，就像人身上的阑尾一样，一无所用！然而，他们怎不想想，人之所以为“人”，除了四肢五官以外，更主要是因为人具有任何其他动物都不具有的复杂的思想 and 崇高的精神！人的气质、禀赋、情怀、修养，人对于真、善、美的洞察力、鉴别力、感悟力，以及人所特有的复杂的语言表达力，等等，所有这些决定人之所以为“人”的素质和能力，都不是从娘胎里带来，而是需要通过后天的陶冶和训练才能习得。而就在人习得上述素质和能力的过程中，“文学”不仅在发挥作用，而且发挥的是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文学究竟有用无用，有什么用？不妨再听一听两位诺贝尔文学奖的

得主是怎么说的。早在1933年，T.S. 艾略特在《诗的作用和批评的作用》一文中说：“一个不再关心其文学传承的民族就会变得野蛮；一个民族如果停止了生产文学，它的思想和感受力就会止步不前。一个民族的诗歌……代表了它的意识的最高点，代表了它最强大的力量，也代表了它最为纤细敏锐的感受力。”很显然，在艾略特看来，“文学”是衡量一个民族文明程度高低的标识，而一个不再关心自己文学传承的民族，停止了文学生产，就会变得野蛮，变得粗鄙，而当下严酷的社会现实已一再为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。

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·布罗茨基似乎对今日的现状则早就有预见，他在授奖仪式上致答辞时指出，“……尽管我们能够谴责对文学的践踏和压制——对于作家的迫害，文字审查，焚书等，然而，当不读书这种最糟的事情真的来临时，我们则毫无办法了。如若这不读书的罪过是由某个人犯下，那他将终生受到惩罚；如这个罪过是由一个民族犯下，这个民族将为此受到历史的惩罚。”布罗茨基认为，文学总是在不断地创造一种审美的现实，因此它往往是超前的——赶在“进步”之前，赶在“历史”之前。因此他认为，人们在选择自己的领袖时，最好应该先了解一下他们的文学阅读经验，对那些执掌我们未来命运的人，我们应首先问一问他们对司汤达、狄更斯、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什么态度，而不是他们的施政纲领，这样的话，这个世界上的痛苦就会减少许多。

布罗茨基这番话，或许有点让人觉得过于书生气。但我想他的本意并不是要让文学家去从政，充任各国的领导人。他其实只是在用他诗人的方式，来解释文学对于铸造一个人的心灵会起到怎样的作用。我们都知悉，司汤达、狄更斯、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好，任何其他文学大师也好，他们并不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具体方案，即使退一万步说他们提出了某种方案，生活在特定现实中的我们也不可能去照抄照搬，如法炮制。那么，文学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？我认为，真正能够称得起是“文学”的，它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它会提问——提出各种对我们具有挑战性、能迫使我们进行思考的问题。所以文学作品能否成为经典，看来还应该加上一条，那就是它的提问是否具有这样一种独特的价值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文学的作用就是搭建起一个思想平台，让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对人性、对道德、对历史、对公民社会、对各种智识性的问题展开论辩，而最难能

可贵的是，这种论辩还包括了对我们自身的反省。通过这样的论辩，我们从中找到自己所认为是正确的答案。

关于我们这套丛书所选作品在思想内容上还有什么具体的社会意义，在写作风格和写作技巧上又如何出类拔萃等等，这里就没有必要再一一介绍了，我们还是请读者自己来品尝一下“开卷有益”的乐趣吧。因为我们相信，只要你翻开这套丛书中的任何一本，阅读其中的任何一篇，你都会从中发现一个与你的生活全然不同的世界，它一定会唤起你强烈的求知欲望，而当你阅读了这些作品之后，如果你对所读作品的作者及相关背景还有遏制不住的兴趣，那你完全可以从任何一部文学百科全书或名著导读中，毫不费力地找到所需要的信息。而现在，作为读者的你，只需迈出这关键的第一步：打开丛书，开始阅读吧。

2011年8月2日识于蓝旗营

雁	1
[日本] 森鸥外著/高慧勤译	
哥儿	60
[日本] 夏目漱石著/胡毓文译	
路边草	141
[日本] 夏目漱石著/柯毅文译	
棉被	290
[日本] 田山花袋著/黄凤英 胡毓文译	

雁

[日本] 森鸥外 著

高慧勤 译

森鸥外（ōgai Mori, 1862—1922） 本名森林太郎，号鸥外，生于武士家庭，祖上历代为藩主侍医。自幼受武士道教育，通习儒家经典。毕业于东京大学医学部，后留德深造，广泛涉猎西方文史名著。供职于日本陆军部，官至陆军部医务局局长。森鸥外的文学创作、翻译和评论，对日本文学的现代转型卓有建树，是日本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。其创作以中短篇小说为主，重要作品有：《舞姬》、《泡沫记》、《信使》、《花子》、《雁》、《山椒大夫》、《鱼玄机》、《高濂舟》等。短篇小说《舞姬》（1890）是森鸥外的成名作，叙述日本青年丰太郎与德国女郎爱丽丝纯洁凄迷的爱情故事，其中表现的个性与封建家族、自我与权力机构的矛盾，凸显了日本现代化过程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。中篇小说《雁》（1911）中，贫家女小玉沦为高利贷者的外室，当她意识到能救助自己的只有自己，对人生要有所追求时，风华正茂的大学生冈田成了她恋慕的对象，但小玉却错失了唯一一次表白爱情的机会，大雁之死象征着她的不幸命运。小说浓郁的感伤情调，令人掩卷难忘。

这是老早以前的事了，碰巧记得发生在明治十三年（1880）。之所以清清楚楚记得那年头，是因为我当时住在东京大学铁门的对过，一个叫上条的

小公寓里，和故事的主人公恰好比邻而居，仅一墙之隔。这家上条公寓在明治十四年着火烧掉了，使我没了住处。故事就发生在着火的上一年，所以还记得。

住在上条公寓里的，大抵是医大的学生，再就是到大学附属医院看病的病人。一般来说，各家公寓都有几个特别吃得开的房客。这些客人，首先要手头阔绰，处世乖巧，见到老板娘坐在火盆旁，从廊子经过时，必定打声招呼，时不时地还会蹲在火盆前聊上几句。倘若在房间里饮酒作乐，叫厨房给准备酒菜，便请老板娘帮忙照顾，看似为所欲为，其实，账房那里大得实惠。总之，大凡这类房客最受尊敬，他们也常借此摆摆架子耍耍威风。然而，上条这儿吃得开的房客，我隔壁的那个男生，却与众不同。

他姓冈田，也是学生，比我低一级，总归快要毕业了。要说冈田是怎样的人，就得从眼前最显眼的特点说起。那就是，他是个美男子。但绝不是那种脸色苍白的文弱书生，而是气色极好，体格矫健。长得像他那样的人，我还从来没见过。勉强要说嘛，不论当时还是后来，我始终认为，年轻时的川上眉山，还相仿佛。就是那位因为创作陷入绝境，结局悲惨的文士川上。冈田，和川上年轻时的模样很像。不过，冈田当时是赛艇选手，体魄远远强过川上。

论长相，足可夸口于人。但是，单凭长相就想在公寓里吃得开，那是不够的。至于品行，我想，当时很少有人能像冈田那样，过着规规矩矩的学生生活。他不是那种为奖学金而拼命用功，每逢学期考试便强争分数的学生。该做的事，他都认真去做，在班级里，属于中上。玩的时候，绝对去玩。晚饭后，必定散步，十点钟前，准会回来。星期天，不是划船，就去郊游。除了比赛之前跟队友住在向岛，或是暑假回老家外，我这位邻居在不在房里，时间绝不会差。如果有人中午忘了听号声对表，那就去冈田屋里问他。就连上条账房里的时钟，也常和冈田的怀表对。天长日久，看到冈田的立身行事，周围的人心里越来越觉得此人可靠。上条的老板娘开始夸冈田不巴结人，不乱花钱，也是出于这种信任。他房钱月月清，这是最有力的事实，无须多说。

“瞧瞧人家冈田先生！”这话常挂在老板娘的嘴上。

“像冈田君，我可办不到。”原先搬走的学生有这么说的。一来二去，不知不觉的，冈田便成了上条房客的楷模了。

冈田天天散步，大多有一定的路线。走下寂静的无缘坂，绕过蓝染川的黑水流入的不忍池北侧，在上野山溜达一会儿。然后，穿过“松源”和“雁锅”等酒楼所在的广小路，以及狭窄而热闹的仲町，走进汤岛神社，拐过阴暗的臭橘寺，最后返回公寓。或者从仲町朝右拐，打无缘坂回来，这又是一条路线。有时，穿过大学，出西侧的红门。因为铁门老早就上锁，所以，要先进患者出入的长屋门，再穿过校园。后来，长屋门拆了，便是现在春木町尽头新开的黑门。出了红门，是本乡大街。经过黄米年糕铺，进入神田神社，下到当时颇为新颖的眼镜桥，在柳原一带的片侧町逛一会儿。然后回到御成道，随便从西面那条狭窄的小胡同穿出来，依旧回到臭橘寺，这又是一条路线。除此而外，很少走别的路。

散步途中，冈田有些什么活动呢？无非不时进旧书店转转。在上野广小路和仲町上，当时旧书店颇多，如今只剩下两三家了。御成道上当时也有旧书店，而在柳原压根儿一家都没有。本乡大街上的，几乎家家都挪了地段换了店主。冈田出了红门，极少朝右拐，固然因为森川町街面狭窄，地方局促，但当时，西面连一家旧书店都没有，也是原因之一。

冈田逛旧书店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是他有文学趣味。不过那时，新小说和戏剧还没出现，抒情诗也在子规^①的俳句和铁干^②的和歌产生之前的格局。谁都该想到，无非是用又粗又黄的纸印的《花月新志》，或者是白纸印的《桂林一枝》一类的杂志。槐南、梦香写的香艳体诗歌最是流行。我当时也爱看《花月新志》，所以还记得。有一篇西方翻译小说，就是这本杂志首先发表的，故事写一个洋人大学生，回老家的路上遭人谋害。记得译者是神田孝平，用的是白话文。这是我头一回看西方小说。因为是在那样的时代，冈田的所谓文学趣味，不过是汉学家把一些新事儿写成诗文，他读来饶有兴趣罢了。

我这人生来不善于交际，在校园里，哪怕是熟人，没事儿也不搭讪。至于住在同一个公寓的学生，也很少脱帽致意的。和冈田能熟识起来，是旧书店搭的桥。不像冈田，我散步的路线没有定准，健步如飞，从本乡一直走到下谷、神田，只要有旧书店，就停下来进去看看。那时常会在店里遇见冈

① 正冈子规（1867—1902）：日本近代诗人，以写俳句、和歌为主。主编俳句杂志《杜鹃》，主张俳句革新，倡导写生文。

② 与谢野铁干（1873—1935）：日本歌人、诗人，成立新诗社，创办机关刊物《明星》，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中心，对现代短歌的形成起到推动作用。

田。“倒是旧书店里常碰头哩。”也不知是谁先开的口，总之我们开始亲切地攀谈起来。

那时，下了神田神社前面的坡，拐角有个店，吊钩吊着的木板上晒了很多旧书。在那儿，我发现一部中文《金瓶梅》，一问价钱，店主要七元，便还价五元。“方才冈田先生出六元，我都没答应。”凑巧，我手头正宽裕，就照价买了下来。过了两天，遇见冈田，他说道：

“太不够朋友啦。我好不容易发现一部《金瓶梅》，叫你给买走了。”

“可不是嘛。店主还说来着，你还了价，他不肯让。你想要，就让给你吧。”

“哪儿的话。住在隔壁，等你看完了借我看看就行了。”

我欣然答应。就这样，同冈田虽然一墙之隔，住了很久却老死不相往来，现在终于有点来往。

二

那时，无缘坂的南面，有一座宅邸，主人姓岩崎。哪像现在，有道高高的墙围着，当时不过是堵脏兮兮的石头墙而已，石上长着苔藓，从缝里拱出凤尾草和笔头菜。挨着石墙的上方，是平地还是小土坡，我没进过岩崎家的院子，到现在也不清楚。反正石墙的上面，杂树疯长，路上能看见树根，根旁的野草难得除掉。

北面，是一排寒碜的房子，体面点的，便是围着木板墙的小店面房，或是手艺人住的。店铺无非是山货铺或香烟店。其中，最吸引来往行人的，是教授缝纫的女裁缝家。白天，纸格窗内，一群姑娘凑在一起做活。天好时，窗敞着的话，看见我们学生走过，那些叽叽喳喳说得正在兴头上的姑娘，一个个会抬起头，朝路上瞧上一眼，然后又继续说笑。隔壁一家，格子窗擦得一尘不染，房门口的三合土台阶上铺着花岗岩，傍晚经过，常常见到已洒上水。冷天，纸窗关闭；热天，遮着竹帘。因为裁缝家热热闹闹的，这户人家便显得格外的冷清。

这故事发生的那年九月，冈田从老家回来不久，晚饭后照例出去散步，走过一座古建筑，是从前加贺藩主前田家的大殿，解剖室临时设在那里，溜达着刚要下无缘坂，碰巧有缘，看见一个洗澡回来的女人，正要进裁缝家隔壁那座冷清的房子。已经入秋，没人出来乘凉，坡上一时无人。冈田经过

时，女人刚回到寂静的格子门前，正要开门，听见冈田的木屐声，蓦地停住手回过头来，恰好和冈田打了一个照面。

一身蓝绉绸的单衣，系着一条夹腰带，是黑贡缎和博多产的花布缝的；纤纤的左手，随便提着编工细致的竹篮，里面放着手巾、肥皂盒，还有搓身用的米糠袋和海绵等；右手搭在门格子上，正扭过头来。这女人的身影并没给冈田留下多深的印象。不过，他注意到，新梳好的银杏发髻，两鬓薄得像蝉的羽翅；一张瓜子脸上，高高的鼻梁，略带寂寞的神情，从前额到两颊，说不出是哪儿，显得有点平板。冈田不过看了这么一眼，等他走下无缘坂，早把这女人给忘得一干二净。

可是，过了两天，冈田又朝无缘坂走去，快走到格子门那家人家时，前两天遇见的那个洗澡回来的女人，突然从记忆的深处兜上心头，便朝她家瞄了过去。窗台上竖着一根竹竿，横着架了两层削得细细的木棍，上面缠着蔓草。纸拉窗拉开一尺来宽的缝，露出一盆万年青，盆里扣着鸡蛋壳。因为分心去看，放慢了脚步，等走到门前的工夫，就富余出几秒钟的时间来。

就在他走到门前时，万年青的花盆上面，深锁在灰暗中的背景上，蓦地浮现出一张白净的面庞，含笑望着冈田。

从那以后，冈田散步时，每次经过这个人家，几乎没有一次不看到这个女人。这女人的面庞也时时闯入他的脑海，最后竟如同己物，可呼之即出。她是在等我走过吗？还是无意瞧外面，偶然和我碰面的呢？冈田曾这么疑惑过。那么，从见到她洗澡回来那天再往前想，她有没有从窗口露过面呢？可是印象中，在无缘坂一侧的住宅当中，最热闹的裁缝家隔壁，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、冷冷清清的，除此之外，不记得别的什么。冈田心里确实曾琢磨过：究竟是什么人住在里面？当然不会有答案。反正纸窗一向不是关着，就是挡着竹帘，屋里静悄悄的。这么看来，那女人近来似乎对外面很留意，开着窗在等自己走过。冈田终于下了这样的判断。

每次经过都见面，往往就想这些事，冈田不知不觉对窗内女人觉得亲切起来。不到两个礼拜的工夫，一天傍晚，照例经过窗前，他无意中脱下帽子敬了个礼。女人白净的脸上忽地通红，寂寞的微笑变成如花的笑靥。从此，冈田走过时必定向窗内的女人致敬。

三

冈田喜欢看《虞初新志》^①，其中《大铁椎传》几乎全都背得。为此，多年前曾想习武，由于没有机会也就作罢了。这几年，热心于划船，经同伴推荐，当上选手，能取得这样的进步，也因冈田做事有毅力。

《虞初新志》里，还有一篇文章冈田很喜欢，那就是《小青传》。传里所写的女主人公，用新词儿来形容，就是视美丽如同性命，悉心修饰自己，让死亡的天使等在门外。这位女主人公，真不知让冈田有多同情。在冈田看来，女人是美丽而可爱的，不管什么境遇，都该安心于保养自己的美丽与娇柔。这恐怕也是他平素喜读香艳体诗歌，以及明清 sentimental（感伤）而 fataliste（宿命）的才子佳人小说，潜移默化中受了影响所致。

冈田向窗内女人点头致意后，过了很久，压根儿没想打听女人的身世。当然啦，从她家的样子，她的穿着，也猜得出来，是人家的外室。不过，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值得高兴的。她姓甚名谁固然不知，但也不一定非知不可。看看门牌许会知道，他未尝没这么想过。可是，女人在窗内的时候，不免有顾忌没去看。她不在时，又怕近处有人，或被路人看见。所以，檐下的小木牌上写的什么字，一直没去看。

四

其实呢，冈田才是这故事的主人公，关于窗内女人的身世，直到事情过去以后我才听说的，为方便起见就先说个大概吧。

那是大学的医学系还在下谷时的事。当年藤堂藩主府的一溜门房，做了学生宿舍。灰瓦上涂着灰浆，墙上开出一个个窗户，就像棋盘格一样。窗户全敞着，竖着嵌了一排胳膊粗的木头。学生住在里面，说来可怜，简直像牲口似的。当然喽，现在要想见识一下那种窗户，只有丸之内的望楼上还保留着，连上野生动物园饲养狮子老虎的兽笼，格子都做得比那窗户精致。

宿舍里有杂役，学生可以差他跑腿。学生扎着白布腰带，系着小仓产的

① [清] 张潮编，所收多为明末清初文言短篇，共二十卷。

棉布裙裤，买的东西千篇一律，就是所谓的“羊羹”和“金米糖”。羊羹者，实乃烤白薯；金米糖者，开花豆也。文明史上或许值得记下这一笔，以备参考。杂役跑一次腿可得两分钱。

有个杂役叫末造。别人胡子拉碴，像毛栗子壳咧开嘴。可是末造，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，青乎乎的下巴上嘴唇抿得紧紧的。别人身上的小仓布衣裳邋里邋遢，他却整齐利索，有时还穿件蓝条纹或是别的衣服，系上条围裙。

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谁说起的，听说缺钱时末造肯垫付。不过是五角、一元的小数目，慢慢地变成可借五元、十元，但要写借据或欠条，最终成了一个十足的放高利贷的。本钱到底从何而来？难道靠那两分跑腿钱攒下来的？一个人若肯倾注全力，专心于一事，恐怕就没有办不到的事。

学校从下谷迁到本乡的时候，末造已经不当杂役。他搬到池之端，家里不断有些毛手毛脚的学生进进出出。

末造当杂役的时候已经三十出头，虽说家穷，倒也有妻有子。自从放高利贷发了财，搬到池之端以后，开始嫌老婆又丑又唠叨，觉得不够意思。

这时，末造忽然想起一个女人来。从前他去大学干活，要穿过练屏町后面一条小胡同，路上常常遇见她。阴沟盖总是坏的那附近，有座暗黢黢的房子，门长年半掩着。夜里从门前经过，房檐下停着车拉的摊床，即便没这些，也得侧着身子才能走过小胡同去。当初引起末造注意的是，这户人家里有练三弦的声音。后来知道，弹三弦的是个可怜的姑娘，年纪只有十六七岁。这姑娘和这户人家很不相称，总是干净利落，穿着整洁。站在门口，见有人过来，立即回身进到黑黢黢的屋里。末造生性谨慎，也没去特意打听，只知道那姑娘名叫小玉，没有娘，跟爹两人过日子，她爹在秋叶原摆个摊床做糖块卖。不久，胡同尽头的那份人家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檐下的摊床，夜里走过时已不见。一向是悄无人声的房子和周围，用当年流行的字眼来形容，被“开化”的物事给取代了。一半坏一半翘着的阴沟盖换成了新的，门口也装修了一番，换上了新格子门。有时还看到门口有脱下的皮鞋。又过了不久，门口钉上了新门牌，写着警察某某。末造上松永町、仲徒町那边买杂物时，不经意中，得知卖糖块的老爷子招了上门女婿，门牌上的警察便是他姑爷。老爷子把小玉看得比眼珠还要紧，把闺女交给吓人的警察，真好比天狗抢去了心头肉。姑爷闯进家里，老爷子大不自在，同平时的朋友商量，却没一个人肯明明白白地劝他回绝掉。你瞧瞧，有的说：“本来就说给